草廬經略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草廬經略

(三)

詳未人撰

草廬經略卷九

擊強

大敵在前。兵精勢銳。志在深入。陵我郊圻。此而欲與之浪戰。非策矣。當阨塞險阻。堅壁守拙。使不得進。分遣奇兵。斷其運道。截其後援。奪其所恃。乖其所之。清我之野。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治能亂之。見形敵乃可乘矣。於是徵而怒之。佯而誘之。令入險阻。乘高有伏。四面夾擊。彼縱欲衝突。而地不可施。縱欲爭長。而四面難支。如與猛虎相持。先縶而擾之。敝而餒之。使其搏噬莫加。氣力漸弛。徐施陷穽。令其自墮。此法蓋持久以待其衰。多方以誤其趨。先務高城堅壘。精器足糧。庶有所恃。而曠日緩之。是善守者藏於九地。復蓄士卒之力。因戰地之利。爲無窮之奇。是善戰者動於九天。既以守而待攻。復以戰而乘敝。敵雖強。直鞭箠使之耳。

金兀朮會諸將攻和尙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怯。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後又攻仙人關。殺金坪。玠以萬人當其衝。與弟璘死據其地。力戰不退。戰士少懈。急屯第二隘。用駐隊矢迭射。金人百計攻之不下。玠度可戰。明日大衆出。衆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兵。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宵遁。遣統制張彥劫其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玠兩扼強敵。先用駐隊矢連射。而兵

不出者。所謂強而避之也。繼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所謂飽而饑之也。度其困且走。與金人百計攻之不下。而玠度其可戰者。是佚能勞之也。伏神臾、河池以擊之者。用地利以戰也。深得擊強之宜。從來良將擊強敵。未有不先避之者。

陸遜之擊元德曰、備猾虜也。更事常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誠見之審矣。蓋敵之始進。其鋒正銳。當之未有不碎者。彼求速戰。吾積日延時。堅壁臨之。銳者挫矣。況運道懸隔。糧餉愆期。野無所掠。飽者饑矣。既挫且饑。吾復勞之。敗形自露。猶懼敵之侵軼我也。而乘險以敵。是又先爲不可勝也。至四面夾擊。則吳子五軍擊強之道也。

擊衆

擊衆者利險阻。利昏夜。兵家固已言之。又當觀敵之用其衆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餘皆奇也。截後擊旁。擣虛扼亢。匿伏以爭利。據險阻分其勢。出奇無窮。令我應接不暇。如此者名爲智將。宜伺便相機。勿與輕戰。如悉勒其衆。雲屯烏合。橫亙蔓延。以爭一戰之勝。此庸將也。雖衆可虜。擊之者使驍將統銳士。分爲數道。一擊其前。一擊其後。一擊其左。一擊其右。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使其士伍諠囂。行陣錯亂。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若敵兵方行未艾。勢必先後續至。吾擣前擊後。擊左獵右。蓋敵雖衆而不善其用。則分數不明。人心不協。受攻之處。聲息不聞。救應難及。一處潰散。轉相驚怖。勢若崩山。軍資器械。爲我之用。是謂勝敵而益強也。

梁王景仁率其軍七萬餘人與晉周德威戰於鄗南梁軍橫亙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居東晉人不戰至未申時梁軍饑且疲將退東偏塵起德威鼓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汴宋軍走矣梁陣動而不整乃皆走遂大敗

劉昫禦石勒於洛陽曜衆十餘萬陣洛西亘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自與石虎等分軍進擊曜敗就擒

苻堅伐晉遣朱序來說謝元等降序固晉臣也先爲秦所擄私謂元曰若秦百萬之衆俱至誠難與爲敵宜及其未盡至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從其言遣劉牢之率兵五千敗其先鋒梁成於洛澗斬之遂進與秦軍戰於淝水堅麾諸軍稍退欲俟晉半渡而以鐵騎蹂之秦軍退不可復止序在軍後呼曰秦軍敗矣軍遂走

夫梁陣動而不可整秦軍敗矣退而不可止皆緣人衆陣大視聽不一轉相訛誤也而石勒之分擊則令衆人不及相救雖衆安得不敗夫敵衆而無紀律固易敗也然紀律之明部伍之肅自非羣盜其孰不能古以少擊衆無如岳武穆每以數百騎橫蹂大敵雖緣士精將悍還因見機李光弼屢敗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禦敵必不野戰是利險阻也勅郝廷玉、倫惟貞等各引數百人以攻其堅是分數也約大旂三麾至地諸軍畢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也以吾之寡擊人之衆倘非力戰又弗觀釁難有濟矣信乎不離成法者近是

度險

凡大山大水。坷坎、狹隘、險阻、林木、沮澤之處。俱險也。敵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渡之。其術安在。不得囂行。必以次序。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而已。次選精銳。索其有伏與否。伺敵之隙。預涉其所。相地結營。堅立壁壘。度涉備禦。然後大衆徐徐整列。以次而濟。敵雖善襲。我之家計業已先立。持重臨之。彼計自詘。設奇制敵。又屬後圖。而嚴兵防後。倍宜留心。萬一敵人狡譎。知我前軍備則後必無虞。潛師間道。俟我半渡。從後反擊。無有不克。此爲將者所宜防也。而既渡之後。即須防遏。勿使敵兵阻塞。斷其糧道。截我輜重。絕我歸路。此尤爲長慮而却顧者。

晉人伐鄭。鄭遣使求救於楚。使歸。鄭詢楚師何如。對曰。楚不可用也。其來甚速。過險不戒。其後楚果有鄢陵之敗。

楚屈瑕伐羅及鄖。亂次以濟。師遂不整。爲羅所敗。

楚子庚伐鄭。欲過潁水。恐鄭襲之。乃使右師先城上棘。

趙充國伐羌。至金城。兵不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數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勝負因之。誰謂兵行險阻可輕進耶。至若謹備敵之從後反擊。如馬超之擊曹操於渭河。慮敵之窺我既渡以兵塞之。如成安君請騎三萬出井陘之險。以截韓信之後。是亦理勢所必有者。可無防耶。

薄險

薄險者。迫諸險而擊之也。凡水澤沮洳之濱。山林傾側之所。地勢崎嶇。迂邪狹險。若此之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隊伍不得森列。前者雖至而未整。後者方行而未息。人馬數顧。行陣絕續。人心未一。銳氣未張。備禦未嚴。此正可以憑陵之也。我欲勝之。亟宜薄之。車馳卒奔。乘勢而壓。以一擊十。必使無措。須於敵之未至。飽士卒。蓄戰力。靜息以待。假令敵素持重。審而後涉。便宜斂軍祕迹。退處潛伏。俟其半渡。然後馳之。無弗勝矣。倘前軍有備。尾擊亦宜。雖間道潛兵。襲其不虞。必敵無後援而後可。相機用智。總在將心。因地出奇。無庸錯過。

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阨。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宋與師北伐漢。遼冀王敵烈、及耶律沙、救之。與宋師遇於白馬澗。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陣未成列。宋將郭進薄之。遼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科軫兵至。沙得免。

夫薄險之師。成列雖易。而進退之間。將有權宜。故孫子云。我出而不利。彼出而利。曰支地。支地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此爲智將。乃不墮機寧。持重以臨人。毋輕進而爲人薄。是以晉楚隔一水而兩不濟。卒罷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濟而進取。先潛師以掩襲其後。敵見我之掩其後

也。驚怖而退。我始可進。而可以免于薄矣。

守險

險者內地之藩屏。得險而守之。則敵不能進。而境內安。故守城不如守險。以敵攻城易而攻險難。而我守險易而守城難也。滾木壘石。守險之物。材士射手。守險之人。堅壁重壘。守險之備。毒弩火藥。長戟脩矛。守險之器也。險阻既守。別徑宜防。恐敵由之。擊我腹心。倘若交鋒。不宜浪戰。須乘高據險。出奇匿伏。彼既勞疲。自應引退。愼勿輕追。恐爲所誘。第俟諸險道旁而擊之。蔑弗勝矣。卽欲追敵。必審虛實。如果糧盡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銳氣沮喪。選吾驍勇。踵而覆之。如振槁葉。易於摧落。

劉曜克洛陽。圍石生於金墉。後趙王勒自統步騎救之。濟自大堨。謂徐光曰。曜陳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及至成皐。勒見無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陽。破曜而虜之。

苻堅遣將呂光破龜茲。光入其城。見城如長安。宮室甚盛。其境饒樂。入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駝三萬頭。載外國珍寶。驅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制之。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爲光所敗。

金人侵蜀。吳玠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米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

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夫石勒以守成皋爲上策。蓋以成皋既守。無路可通。洛水逶迤。別津可涉。揚翰高梧之必勝。計在奪水則敵勞。西北徼外。沙磧千里。從古至今。患難得水。胡人入貢。多以車載水而行。亦方域之不得不然也。吳玠堅壁守險。恃敵不敢越彼而進。懼躡其後。而審勢觀變。又在乎人。倘或敵人勢重。強逾十倍。以二與我立陣相守。以二沿途嚴備。其六。則長驅直搗。傾其腹心。藩籬雖在。亦終無益。唐李淵以諸將守河東。而自以精兵入關者是也。

奪險

奪險之法。非力戰誠不可矣。然敵既據險以迎戰。我仰而攻之。損士卒不既多乎。敵見逼而備禦嚴。我重傷而備不得。是自困之道也。須於進之之始。且勿急攻。陰令土人潛引死士。疾若猿猱者。或竊從間道。或攀緣巖谷。多帶旂幟鼓角。入彼左右。隱伏以俟。我大兵然後鳴鼓以進。外兵既交。內應張旂鼓譟。銃礮喧填。賊必謂我已入天險。無不恐懼潰散者。蓋山崇谷峻。鳥道縈迴。但非容易可登。豈得盡云無隙。明攻暗入。倏忽若神。從古英雄多循此道。至若水險。法亦相同。彼阻水以堅守。我陣而佯渡。潛遣偏師別取他津。銜枚迅濟。出其不意。彼自驚亂。大兵乘亂。如入無人之境矣。

德慶侯廖永忠攻瞿塘。其關山峻水微。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濟饑渴。山多草木。令軍多衣青蓑衣。魚貫而出

崖谷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覺。盡銳來拒。而永忠已破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旂。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鄒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鐵索。與湯和分道而進。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岡、橫水、左谿。賊酋謝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集衆禦之。各據險隘。設滾木壘石。守仁未至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旂。懷銃礮。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進巢極高山頂。伏胡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礮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發其滾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礮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擊之。賊大驚走。謂我兵已盡入其巢穴矣。官軍乘勝進。遂破橫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軍不能至。及見官軍四集。遂棄險而走。既而唐淳又破左谿。乃議攻桶岡。而桶岡尤險阨。賊首藍能聞鄰巢破。恐甚。守仁招諭之。賊遲疑未決。守仁乘其無備。冒雨進師。遂破桶岡。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謨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當險者。沈希儀獨引兵當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旂幟。大囂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雲南。師至白石江。達里麻陣於南岸。我師作欲濟勢。遣一軍泝流潛渡於陣後。吹銅角。樹旂幟。爲疑兵於山谷。達里麻益駭。急列後兵拒之。岸上軍心動而亂。友德趨師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執長刀蒙盾破敵軍。敵却數里。我師悉渡。此用奇兵奪水險也。

險者敵之藩籬。險不奪。師不可進。舍死力爭。固應得巧。第恐敵人因我欲進不能。必將乘虛間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爲內應。佯示驚逃。誘我搶奪。臨險伏擊。或潛遣偏師出我之後。或出左右。擊我不意。故奪險者宜詳審。而處險者宜陰備。

築險

險阻之處。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一或輕忽。使敵得之。便爲敵所制矣。故當築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進。或牽彼之後。而絕其糧援。或睨彼之勞。而使之力分。敵進則不能入。守則有後患。必懈而引還矣。但築之者先事宜祕密。版插宜夙具。用工宜迅速。兵衞宜張大。方其創始。敵猶弗知。逮知而爭。以正兵嚴待。以疑兵誑惑。必趫趙而不敢輕進。彼方猶豫。我已成功。迨其既至。業已無及。兵之善謀者也。

周宇文憲禦齊。齊將獨狐永業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及汾州見圍於齊。又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孝寬在玉壁時。汾州之北。離石城以南。悉是爲生胡所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方當要處築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我成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

方集議謀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行軍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備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曹瑋守西邊。開濠邊率深廣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藉以限敵。要害處爲築堡。皆塹其地。爲方田環之。

孟珙移鎮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變爲桑田。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至三汊。無所限隔。迺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蓄泄。三百里間。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萬。民不知役。

余子俊鎮榆林。相度邊地。畫形勢。於沿邊一帶高山陡崖。依山隨形。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又於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形。以爲偵探避箭之所。甫二月而工畢。自是虜寇益希。而榆林至今爲重鎮。及總督大同上言。宜築宣大、山西邊地。與延綏同。上然之。即敕有司預備器物。未幾爲言者所論。敕令致仕。

余闕守安慶。亦大脩險阻。引江水以環其城。迄今爲江淮一保障。皆增其鞏固。以爲堅守之計者也。至

於敵之未至。宜先於城外按視地形。據險阻。乘高環立壁壘。星羅棋布。不得太遠。立壘爲犄角勢。比於脩險時迫切事異。此固宗澤之所以守東京。而非坐而待圍者也。

間道

夫必由之途。敵以嚴禦。吾之大軍。自不得進。而可遂退乎。須厚結土人。訪其間道。令之導引。潛兵入之。雖山林險塞。跋涉爲難。而心腹既入。藩籬自潰。蓋溪澗之處。敵所不得守。卽或防守。兵亦不多。敵以爲可懈之處。我以爲絕要之途。輕齎約負。卷甲銜枚。死士當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法。第冒險深入。與大將既遠。非可恃後援也。非死戰不勝。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險。在我有憑。敵人聞之。心膽皆碎。腹背擊之。勢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劍門。次益光。軍不得進。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軍宜各陳兵取之策。侍衞軍頭向韜曰。益光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征。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主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師趨來蘇。若達青強北擊劍門。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蜀將王昭遠聞延德趨來蘇。至青強。卽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師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

金撒離喝侵蜀。攻饒風關。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登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去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八千。金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澗道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潁川侯傅友德討蜀。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山、果陽虛空。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精兵五千爲前鋒。趨陳倉。攀緣山谷。日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文州。連克階州、青山、果陽、而進。此由間道以成功者。

蓋間道人所不虞。不虞則不備。故易克也。我克而深入。則敵之守備。反在其外。所以必潰。其事與奪險相類。但間道有途。而透迤狹小。險峻崎嶇。非如奪險者僅入旅礮鼓角。以爲疑兵。俾之震而遁也。其入險之具。水則舁飛橋小舟。山則有鉤繩軟梯、鋤鍬、斧斤之屬。皆宜全備。

誤敵

從古兵家之取敗。率由一誤。誤則斯須之錯謬。勝負之相懸。譬若奕者。兩敵相當。並稱國手。其下人誤下一著。敵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將之於敵。每多方以誤之。誤敵之法。難容悉數。或激之使躁於動。或誘之使人貪於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緩之使坐安其患。或欲東而佯擊其西。或實進而謬爲之退。使敵當守而不守。當趨而不趨。或趨其所不必趨。守其所不必守。我有無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復追之悔。所

謂形之而敵必從之。如後之怒敵、餌敵、驕敵、懈敵之類。皆是也。

岑彭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其軍邀彭。彭乃潛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其巢。豐回救。彭預爲之備。出兵逆擊。豐敗走。追斬蔡宏。

班超發于闐諸國三萬五千人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人驚亂奔走。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降。龜茲等因各退散。

魏爾朱天光討醜奴。至汧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諸柵皆降。追獲醜奴。

尉遲菩薩攻圍趨柵。賀拔岳救之。菩薩已出。岳故殺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其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率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出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俘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秦王世民討劉黑闥。自將列營洛水上以迫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程名振載鼓六千

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顧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大敗。夫俘在虎穴。萬萬不能容易脫逃。其有所聞而逃。斷斷乎欲誤我也。我卽其所聞而揣其情。因敵情而用奇。無弗勝矣。至於誤人以事。非智將則不能辨。吳趨東南陬。而亞夫使備西北。元昊謬爲請和。而韓琦乃自行邊。彼其識見原自過人也。

怒敵

利害在前。人誰不知之。知之而鮮能趨避者。率由躁動無謀之將。爲敵所激怒。故盛氣所招。曾不顧其後患也。怒之之法。有斬使以示絕。有詈言以相犯。有據其名城。示若輕忽。有戮其寵愛。令其必報。有驕傲其禮以藐之。有嫚張其詞以侮之。有敗其偏師以挑之。有掠其人民。有侵其土地。執辱其使以恥之。敵人不悟。斷欲甘心於我。則必淺慮而寡謀。天時不計其順與否也。地利不計其得與否也。事機不計其合與否也。糧餉不計其充與否也。兵刃不計其敵與否也。道路不計其迂與否也。敵情不計其深與密也。卽明知之而明背之。驕橫陵轢。動與勢違。雖有智計忠諫之士。不足以迴忿兵之心萬一。然後我得而勝之矣。

城濮之戰。子玉使其偏將宛春之晉。請立曹衞。而已撤宋之圍以交解晉文。欲激子玉來戰。陰許復曹衞。使二國告絕於楚。而執宛春於衞。子玉怒。因舍宋而趨與晉戰。大敗。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於夏口。主簿宗僕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

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他如高歡因殺竇大而西侵。漢武爲嫚書而北伐。耿弇遽城臨淄而激怒張步。皆怒也。然必策敵之可怒焉。否者聞罵言而塞耳。見巾幗而笑受。答嫚書而益恭。報傲禮而益厚。城府密保。我不得窺。我尙得而怒耶。故料敵論將。先察其人。其機術因人而用。如良醫觀人受病之處。然後以對症之藥加也。

餌敵

夫見黃雀而忘背井。貪心所使也。士貪於利而違其將律。爭得則行陣必亂。既得則必無鬬心。吾乘其方亂而取之。俟其飽歸而擊之。如摧枯拉朽無不傾敗。所以善將兵者。於臨陣之際。敵或佯棄輜重貨物牛馬旂鼓。必誅其擅取者。而禁戒其吏士。整飭其部伍。嚴陣以觀變。相機進退。防彼出奇。敵計雖狡。無如我何。倘敵人黠銳。人我重地。輕齎約負。師不宿飽。勢必肆掠。以足其食。吾以利委之。俟彼分兵抄掠。乃乘其敝而潛師襲之。縱兵擊之。其軍可覆。其將可虜。

韓信伐趙。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旂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旂鼓逐信。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候趙空壁逐利。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曹操禦文醜於延津。軍行。令輜重在前。軍在後。左右曰。輜重在前。恐爲敵掠。操笑而不言。及至。文醜悉軍搶掠輜重。後軍掩救不及。操軍上山憩息。令軍吏皆解衣卸甲盡放其馬。文醜軍奄至。諸將曰。賊至奈何。請急收馬。荀攸止曰。此可以餌敵。醜軍既得輜重。又來奪馬。不分隊伍。自相雜亂。因擊斬醜。

杜弢遣杜宏保廬陵。周訪追敗之。賊嬰城自守。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宏因陣亂突圍而出。

姚興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城帥步騎三萬襲耨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耨檀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放牛馬於野。斂城縱兵抄掠。又擊破之。勃勃聞秦兵至。退保河曲。齊難遂野掠。勃勃潛兵襲破擒之。

鄧洪屢以饑卒與赤眉戰。赤眉知其無食也。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是皆爲兵所餌也。餌兵勿食。兵志有之。而臨敵多謬。非緣利令智昏。便是師無紀律。誠審知敵謀。而將令森嚴。自不蹈其轍矣。第重地則掠。將之所恃。必使敵不敢攻。且務取之神速。故又曰侵掠如火。

草廬經略卷十

疑敵

兵以善斷而勝。以多疑而敗。故疑敵之法。兵家必有也。疑敵則審機而不進。事事而莫能斷。我乘其猶豫。因應變化。決策設奇。勢強則伺隙而突擊。或銜枚而掩襲。勢弱則嚴兵而更備。或潛師而引退。敵以疑而失事機。我以使敵之疑而得勝算。故當垂敗而轉敗以爲功。當垂成而遂一成而莫禦者。以其能乘敵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敵之術。動而若靜。則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靜而若動。則疑我之興師。而遂斂以守。實而若虛。則疑而不復備。虛而若實。則疑而不敢攻。佯爲必致之勢。繼以必克之兵。亦佐勝之一端也。

李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鵰者。猝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吾留虜必疑我爲大兵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去匈奴二里許。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於是匈奴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軍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夜半。胡兵疑爲漢有伏兵於旁。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曹孟德救濮中。與蜀隔水爲營。武侯命卒數百人。盡帶鼓角。伏上流頭土山中。或黃昏。或半夜。聞營中礮響。則鼓角齊鳴。操以爲劫營。視之無兵。去而休息。礮又響。鼓角又鳴。如是數宵。操心怯。移營寬廣處。

武侯乃渡江背水爲營。操疑之。及戰。蜀兵佯敗。軍器滿道。操兵爭取之。操斬取者而收兵。既而大敗。比歸蜀。帝問武侯曰。操所以速敗者何也。武侯曰。曹操雖善用兵而多疑。疑則多敗。吾故以疑兵勝也。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値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乃還其馬。復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突厥寇定州。唐刺史霍王元範命開門。偃旗息鼓。虜疑有伏。懼而遁。

李靖佐孝恭伐蕭銑。大獲戰艘。命縱放江流。諸將曰。得舟當濟焉用棄之。反資賊。奈何。靖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令瀕江鎭戍見艫艫蔽江而下。必謂江陵已破。不卽進兵。覘候往返。動淹旬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艫不進。銑內外隔絕。遂降。

驕敵

兵驕者敗。從古已然。故設法以驕之。使之目無強敵。然後我得乘其閒而攻其弛。所謂勝於易地也。驕之之術。屢佯北以示弱。爲尊禮以示畏。假厚賄以悅其心。因所喜以順其志。藉成事而示若忠之。復甘言而示若親之。陽震怖而示若畏之。外若霽威。內實嚴備。卑詞委聽。廣侈其心。彼以我爲易敵也。故其甲令不

肅守禦不精。欺敵者亡。此之謂也。然必察敵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驕之。倘其智謀是備。愼動多虞。我用是術。彼必陽作矜高。僞爲弛慢。反足誘我。不可不知。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帥衆蠻聚焉。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然後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隮隮也。又與之遇。七遇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隋太僕楊義臣既敗張金稱。乘勝討高士達。竇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兵者。無如楊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以精兵逆擊義臣。用驕敵之術。士達戰小勝。因縱酒高晏。建德夜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士達果敗。斬之。此悉佯敗驕敵者也。

懈敵

戰克之將。以嚴待懈。第恐敵無弛備之時。而我無可乘之隙。難得志矣。其道在使敵之懈。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持久以緩之。佯退以寬之。久則備不及始之嚴。退則敵不意我之進。示不能則敵輕我。示不用則敵不虞其守也。險阻必不備。溝壘必不脩。巡警必不嚴。其戰也。行陣必不堅。觀變必不深。銳氣必不勵。我乘此機。掩而襲之。突而擊之。無攻不取。無戰不勝矣。第防敵佯爲懈弛。僞作無備。出奇匿伏。待我之來。我遽投之。必爲所誘也。故參伍詳審。將之善謀也。

劉元德率衆伐吳。陸遜禦之。堅守不戰。令人五六百里相持。經八九月。此持久以緩之也。

馬隆爲平鹵護軍西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據險拒守。隆令軍中皆負農器。若將田者。鹵以隆無征討意。禦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唐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工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遣精騎出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張宏範搗宋崖山。因四出其舟。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宏範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火石弓弩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饑敵

軍無糧食則亡。從古已然。敵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後敵可乘也。策宜抄其委輸。斷其糧道。焚其庾廩。芟其田畝。敵軍在途。擾以輕兵。使其舍不得頓。士不得炊。若其對壘堅壁不出。遷延日暮。彼必枵腹。別遣精銳潛出其後。抄其饋餉。卽使能齎。伺其方食而擊。其能飽乎。饑敵之法。無踰於此。敵既饑困。萬竈呼庚。我復綴之。令不得去。饗士以戰。氣自百倍。

建武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民害。詔祭遵討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數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遵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祖逖將譙潛與後趙姚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食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潛師邀獲之豹夜遁桓溫伐秦懸軍深入欲指秦麥以爲糧至灞上秦人悉刈其麥溫軍乏食遂歸秦追敗之

秦王世民拔洛水黑闥挑敵世民不出黑闥運糧米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闥糧盡遂敗

曹彬攻燕至岐溝休哥俟其方食而擊時方炎暑宋兵還就糧不得裹糧復進遠來饑渴休哥時間擊之宋兵皆墮地兩邊而行陣遂不能整休哥縱擊之大敗死者數萬

待敵

兵法曰後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師久則老老則可擊謂其求戰不得怠玩必萌所謀中格兵力已疲襲而擊之蔑弗勝矣至若敵人陣我壘前欲求一戰我亦堅以待之俟其將退而後可擊蓋置陣旣久士卒饑疲將士懈惰惟有歸心更無鬬志吾飽吾士激勵其銳伺其陣動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禦急屠其後毋沮其前長驅迅掃賊必遁矣待敵之法久則彌月速亦終日持重隱忍相機而待倘其技癢於鋒前擊敵於方盛譬如螳怒而走輪隋珠而以彈雀吾知其不免矣

趙充國擊先零欲以計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不出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一鬬而死可得耶

魏陳顯達攻梁泚陽城。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待其力攻疲敝。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夜開門掩擊。達乃還。

秦王世民引兵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養馬。惟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攖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腹心。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此待之以歲月也。及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救之。置陣亙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逢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日迫。追而擊之。無有不克。建德退。世民擊之。擒建德。此待之終日也。

李靖伐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峯。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與戰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之。乃勝。此氣盛宜待。而軍亂可擊也。

薄敵

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者。薄之也。故有乘其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人心未固。行列未整。喘息未定。大衆未合。銳氣未張。備禦未嚴。地利未得。而先擊之。如鷙鳥之攫。五步之內。敵不及拒者。由養銳於前。發機之速。而敵之神魄先已畏我也。倘敵既可薄。我復遷延不即投機。是宋襄之於楚。孟德之於蜀。自失機會。追

悔何裨。

邲之戰。晉人方怒。楚師出陣。孫叔敖曰。進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舟開。不得濟者。但以手指攀舟邊。舟上人斬其指。

晉中行穆子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毀車爲行。爲五陣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列步卒爲五陣。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以用衆。故臨時制宜。制爲五陣。不相聯屬。易于進退。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前陣之名曰兩。後陣之名曰伍。右陣曰專。左陣曰參。前拒之陣曰偏。以誘之。爲離合之陣以誘狄至。狄人笑之。晉常以車戰。今因地阨而用步卒。狄人不知。而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宋臣華氏亂。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獲其二帥。

離敵

敵相與之國。用事之臣。及我叛逃之人。凡能爲我患者。均不可不詭而離之。使其猜疑忽起。誅戮橫加也。夫與國叛人。自應異間。惟彼能臣。自相倚托。間所難入。然亦有術焉。夫木必先折也。而後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是當致察于心跡之間。歷觀其初終之變。備諳其遇合之勢。即智勇絕人。專兵于外。而其所處之時。或主少國疑。大臣未信。百姓未附。或主昏當寵。權臣在側。嬖倖小人。忌功貪得。或寇仇內伏。屢欲中傷。或其主剛愎自用。嗜殺好察。或其臣覩影彈劾。吹毛索瘢。莫肯保全善類。爲國家惜才。有一于

此。皆可離之徵。偶相抵牾。便用乘機。信乎賢母投杼。三人市虎。能臣不用。我之福也。

宮他在西周之東周。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與金三千。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遺宮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急亡。未久且洩。自令身死。因使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侯得以獻東周。殺宮他。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吳邊患。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陸遜聞之。遂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立。欲求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韋孝寬守玉壁。會東魏揚州刺史牛道常。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邊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與東魏將段琛之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時東魏丞相斛律光。字明月。英雄善兵。孝寬深憚之。乘其主幼信讒。宵小在朝。乃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興。令諜人多傳此文。遺之鄴東。魏祖珽更潤色之以聞。明月卒誅。

曹瑋在渭州。有告戍兵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

靖難時。太寧都指揮卜萬。智謀超衆。一心朝廷。陳享有二心。文皇爲反間作書遺萬。盛稱萬而極詆毀享。緘識牢密。召一俘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此

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不敢望賚。守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即發其事劉貞陳享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萬終不能自明。

胡宗憲總兵討叛賊徐海、葉麻、陳東時。海巨寇也。宗憲使諜諭之。海陽爲聽撫。而心實狐疑。憲聞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以爲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決彼內附之心。于是遣諜就海帳下。諷海縛葉麻以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桐鄉之役。與海相睚眦。數遣諜持簪珥玩翠遺海之侍女。令日夜說海幷縛東。海許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從爲書與東。令反兵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而陰洩之于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宗憲之不忍爲東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乃出所掠千金與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故諸酋怨海。無鬬志。故其氣日窘。

夫離間者。或以書。或以謠。或以言。或以事。俱乘彼隙。須用巧投。我讒而彼不至疑。彼惑而牢不可破。斯無不誅之仇。無不成之功矣。是必專行于密邇相信之人。能謀善察之敵。

追敵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人知之矣。至追有宜緩宜急之分。可追不可追之別。則鮮能知之者。何也。敵勢尚強而無生路。則宜緩。敵勢宜摧而多外助。則宜速。兵敗而旂鼓參

差。士卒亂奔。則可追。兵敗而旅齊鼓應。行列弗亂。則不可追。蓋陣亂則眞敗。而弗亂則佯敗也。眞敗者追。則乘勢蹙之而易滅。佯敗者追。一遇敵之伏而不支。宜緩而速。敵必死戰。安知不已勝而轉敗。宜速而緩。是爲縱敵。安知不既擺而復張。此追敵因機之巧訣也。追之之時。凡遇山林翳薈。堤崖谿谷。則搜之。懼有伏也。險阻狹隘。則舒之縱其走。而弗令致死也。賊衆混淆。投戈請命。則追而降之。恐遲則潰散。收拾爲難也。

齊師伐魯。曹劌相公與戰。齊師三鼓。魯始鼓之。齊敗。公欲追。曹劌曰、未可。乃登車而望之。復下視其轍。曰、可矣。公進而敗之。問其故。對曰。齊、大國也。大國難量。懼有伏焉。臣視其轍亂。望其旆靡。是以知其眞敗。此知可追與不可追之別也。

劉毅既勝桓元。以爲大事定。不急。及元死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桓振、收合餘燼。勢復張。攻之不能下。馬燧敗田悅于洹水。斬首二萬級。尸相枕藉三十里。其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兵不至。悅乃得入。燧竟不能勝而歸。此宜急而緩之失也。

秦王世民既破宗羅睺。急追之。仁杲降。諸將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急之散歸隴外。折墟空虛。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其追宋金剛也。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三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宏基諫之。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

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追宋金剛至於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士卒分食之。此宜急而急之也。

後將軍趙翁孫追羌於湟水。羌見大軍驚懼而遁。前途險狹。令徐追之。衆以爲不可。翁孫曰。此窮寇不可追。緩則走之不暇還顧。急之則致死於我爾。豈能當乎。此宜緩而緩之也。

夫緩急可否之間。固宜斟酌。而爲敵所追者。設伏誠爲上策。險阻亦是良圖。張疑而使猶豫不前。戰陰而向死中求活。倘望塵奔走。懷風鶴之驚。將一敗無遺矣。

躡敵

躡敵與追敵不同。追者。因其既敗而追之。而躡則所以制其強也。敵兵在前。吾議其後。彼銳氣前趨。不暇反顧。吾伺隙而圖之。或擊諸險阻。或擊之半渡。或擊其懈弛。或擊其疲勞。或擊其方食。或擊其休息。或擊其前後不相接。或擊其行陣之弗整。彼欲戰而我便退。彼方退而我隨之。擊勿懈。觀利而動。使其後軍皇皇欲奔。前軍不能還救。吾有應於前。則彼有腹背之患。吾無應於前。則彼有肘後之虞。此奇兵也。然必審其可躡而後圖之。乃爲得計。

秦李信、蒙恬伐荊。蒙恬大破荊軍。李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欲與蒙恬會於城父。楚軍項燕引兵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人走還。此擊其疲勞也。

宋北面緣邊巡檢使尹繼倫。領兵千餘巡邊。時上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休哥諜知之。率銳騎數萬邀諸途。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謂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勢而驅我。不勝亦將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我今日計。但當捲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奮激從命。繼倫乃命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陣於前。繼倫隨後急擊。殺其將皮實。皮實者、契丹相也。皮實既擒。衆遂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肩。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此擊其方食。與其無備也。

金有元之難也。其大軍引歸。元人以三千騎尾之。金人相謂曰。彼寡我衆。不戰是怯矣。乃伏五千人於後。元兵前後被擁。遂去。此又分偏師以尾躡者之後也。項燕之躡敵也。敵明知之而故不隱。彼其勢均力敵。可以迫脅。又以客兵而值隘途。既不能返禦。又不敢休息。茲所以大敗也。尹繼倫之躡敵也。以必死之志。擊玩敵之寇。潛行突出。以少克衆。利便不虞。足以成功。至若元人以三千兵尾敵十萬。徒欺敵之不敢抗耳。若金人稍有能者。豈令得去。

誑敵

兩敵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將也。惟智將不爲人所誑。而能誑人焉。必因敵有阻絕之勢。托或有

之事。爲莫稽之詞。以疑敵之心。或用以恐之使驚。或用以誘之使趨。或用以急之使速。或用以緩之使懈。或使之觀望躊躇。其心不決。而我亟乘其且疑且信。出其不意而攻之。若是者。因其可愚而愚之。如敵未可愚。必且因我之言而還知我之意。迎我之意而反以用彼之奇。是我不能愚彼。反爲彼所愚也。

孫權使呂蒙取長沙、桂林、零陵、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先主自蜀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飛書召蒙。使捨零陵。助魯肅拒關公。南陽鄧元之。郝普之舊也。蒙謂之曰。郝子太。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其不可恃亦明矣。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執其手與俱下船。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帝在公安。而關公在益陽。慚恨無地。此蒙之狡而普之愚也。

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太祖。太祖謂康茂才曰。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詐降。約爲內應。速之使來。吾事濟矣。茂才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也。乃遣還答書曰。余某日至橋呼老康。公即應我。茂才以書奉上。上喜曰。落吾彀中矣。即命李善長撤江東橋。友諒至。見橋皆鐵石。愕然。連呼老康。無應之者。乃大驚曰。老康紿我矣。語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所乘舟臥榻下得茂才書。上

曰。彼愚至此可嗤也。皆因敵之可誑而誑者也。

火攻

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火之變。而火人火隊尤喫緊而難。火人者、火其營柵。火其舟艦。火其部陣。部陣用火。必兼葭林木翳蒼之處。順風而熱。敵陣必變。以兵掩之。無有不克。但防敵以大兵綴我。旂鼓相對。則我必引而前。以奇兵或乘昏夜。或乘陰雨。或伏林莽。俟我將兵前交。暗襲陣後。與我左右。出我不意。乘機疾進。勢便難支。尤慮敵人虛張鼓譟欲進之勢。誘我罄發而復進攻。此皆詭道不可不察。諸葛地雷。暗伏敵陣。亦可驚亂而攻之。若今之震天雷、飛火槍。皆稱利器。宜倣其制。火攻之策。雖全勝而實至慘。火發兵應。而宜紛擾而畏靜安擾則敵無備。靜則敵有備也。焚柵。用火車。焚水柵。用火舟火筏。近則莫支。火隊憑恃用兵誘之。至蘆葦草木之地。而烈焰相加。至時之燥與風之道。并烟火之物。須預具備已有成說。將素知矣。

魏攻齊。齊人邀斷津路。魏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軍遂潰。

魏攻梁之鍾離。跨水作浮橋。梁主會曹景宗等。預張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使馮道根乘艦擊魏舟。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死士拔柵斷橋。倏忽俱盡。

曹彬下江南。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南城水寨。

杜伏威轉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灝討之。伏威與戰佯敗。引灝衆入葭葦中。上風縱火。灝衆盲燒

死。是火其人也。

李全使軍士穆椿。焚臨安軍器庫。是火庫也。

馬燧之攻楊朝光。是火寨也。

曹操之焚烏巢。是火積也。而防火攻者。必敵將舉火。我已先知。虛其營。稍留餘卒。遍豎旌旗。傳布鼓角。人馬循環出入。以示未離營寨。兵伏左右。候火起。餘卒喧噪佯爲擾亂。敵必進攻。吾伏兵夾擊兩旁。且襲其後。無不勝矣。布陣於野。偶見火起。亟芟吾軍傍草葦。而順風預爇其前後左右。移軍既爇之地。嚴陣以待。敵火吾舟。惟水寨舳艫如織。倉卒難解。戰則舟散。防之可免。要知結營水次。未有不惓惓謹備火攻而得爲智將者。

草廬經略卷十一

水戰

聯舟以戰於水者。弓弩火器矣。而撞竿鐵鉤以碎其舟。順風鼓灰以翳其目。事雖渺小。皆昔人曾用之。以取一勝之利者。據上流以藉水力。乘高艦以處勝勢。張牛革以蔽矢石。泥五綳以防火攻。因風道以爲進止。仍以小舟擢槳縱橫出沒。以備奇擊。皆舟之用也。舟欲其接續而不星散。則救應不難。卒欲其善水而習風波。方可奮斬馘之勇。故教悍卒以爲水兵。則教易成。用火桶噴筒以佐水戰。則戰必勝。立營置寨。巨艦環外。小舟居中。懸皮樹柵。開立門戶。艨艟密布。最忌聯鎖。以致火攻。嚴而備之。存乎其人。

王僧辨等至蕪湖。侯景使侯子鑒據姑熟。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師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僧辨停軍十餘日。景以爲遁。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方挑戰時。僧辨麾細船皆退。留大船夾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退。欲徑趨之。僧辨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岳飛討楊么。降其衆數萬。負固不服者。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敵舟遇之輒碎。飛乃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口。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

舟。其舟盡壞。斬楊么。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獲舟千餘。由是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

韓世忠戰兀朮于江也。預以鐵練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進。世忠分海舟爲兩道。每絙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息則出。以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策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宋軍帆弱不能運。金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世忠軍敗。

元人侵蜀。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元主命史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帥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勝。

張宏範攻宋於崖山也。以火攻宋舟。宋人以泥塗蓬。艦縛兩木。以拒其火。舟遂不能焚。宏範乃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幃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徹幃。弓弩矢石皆作。頃刻破七舟。宋師潰。呂文煥之與敵舟戰於江也。文煥居下流。乃泊舟兩岸。而以中流之舟佯敗而退。敵追之。兩岸舟反在上流。出敵之背。而夾擊之。敵遂敗。

王濬平吳。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闢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物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楊素平陳。造大艦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丈餘。而又前置六拍竿。容八百人。有餘。黃龍乘、舴艋、各有

差。陳將戚欣。率舟屯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灘流汎激。素率舟衝枚夜下掩之。別遣將佐引步卒襲其別柵。此皆用大舟者也。

大抵大舟處勢雖高。不利進退。須雜以小舟。兼而用之。大集漁舟師。授以堅甲利兵。教之鎗刀弓弩。不踰歲而皆精兵矣。

山戰

山戰者。須擇高地而處之。則勝矣。然而處山之上者。恐被其截。謂敵以強兵斷要路、奪水草。是坐斃之道也。處山之下者。恐被其困。謂敵或據我山頭。分遣偏師斷我走路。四面圍合。矢石交下。其能當乎。蓋山頭既占。則我之虛實盡窺。馳下不難。而仰攻之勢則逆。故戰於山者。必據高陽。利糧道。就水道。仍處其陽而備其陰。處其左而備其右。處其右而備其左。夫水草便則敵不能困。備禦周則敵不能襲。高陽據則我勢自強。長戟脩矛。強弩飛石。乘高陵下。威自百倍矣。　林戰之法。與山相似。第宜廣戰道。多設伏。宜以分擊爲務。庶便於進退。而敵不測變幻之數。

馬援攻羌於唐翼谷中。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上。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呼譟。羌遂大潰。其破道縣羌也。時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水草。不速戰。羌遂窮困。

丹陽黠賊陳璞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慕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出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

夫登高視下。破竹之勢。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而又曰向阪陣爲廢軍。此在屯兵則然。若兩陣既交。選勝據險。變化不測。又難預定也。

隘戰

隘地之戰。昔人譬之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然而不可無奇。正兵前禦。奇兵或擊其旁。或擊其後。強弩銃砲。繁如雨注。一處受敵。迴避無地。出彼不意。勢自奔潰。昔荀吳毀車爲行。分卒爲五陣。不相聯屬。以道險利進退也。蓋戰地既隘。人馬擁併。前後左右。必難顧盼。彼之銳氣方爾前趨。我之奇兵觸處分擊。地勢險巇。士衆囂逼。分合進退。皆不得施。敵惟無奇。爲我所制矣。　谷戰之法。與隘相似。第宜以輕兵銳卒置我前行。鹵楯強弩衛我左右。與我陣後。以備敵分遣奇兵潛出其左右山岡。乘高夾擊。吾正兵從中衝之。必勝之道也。

李密既降唐而復叛。乃斬唐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取洛。行軍總管溫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夾路。令其衆夾道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入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谷隘狹。一夫殿後。賊不受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耳。密果南山半渡。彥師擊斬之。

哥舒翰守潼關。上使趨之出戰。遇賊於靈寶西原。賊將崔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

使王恩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自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佯爲遁狀。官兵懈不爲備。追之。賊乘高下木石擊之。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乾祐遣精兵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

段熲征羌。大敗之。羌復聚射虎口。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欲一舉滅之。不令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羌乃覺之。夜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率步騎進擊。羌卻走。晏等夾攻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野戰

野戰非萬全策。從古記之。六韜之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必其士卒精強。將帥曉悍。旂幟鮮華。車騎咸備。而又部陣整齊。隊士密布。戰弩森然。敵不得衝。所謂先爲不可勝。然後可以勝敵矣。平原布陣。方圓坐起。行止左右。分合解結。俱已習熟。方可應敵。堅甲利兵。將亟麾之。士殊死鬬。此正陣也。至若出奇設伏。左右獵擊。前後邀截。多方取勝。變化無端。又在主將臨時制宜。未容刻舟而求劍也。自昔好勇戰者多。緣智將欲藉此以恣衝突之能。不復爲持重必勝之計。故時而勝者。亦時而敗。未若先據利地。乘險用奇。料勝而動。卽不大捷。亦不致敗。

宋宗澤謂岳武穆曰。卿之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勇戰。非萬全計也。乃授武穆以陣圖。武穆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又見張所。所問曰。爾能敵幾何。武穆曰。勇不足恃。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以謀先定。觀武穆此言。其野戰。非如庸將第恃其勇者。有謀有勇。以律行師。用吾奇兵。交發併至。此所以爲振古豪傑也。

夫我強敵弱。則宜野戰。我弱敵強。用之則危。故曰。知彼知己。與知地形之可以戰者。皆勝之主也。

夜戰

兵多。利晝戰。兵少。宜夜戰。兵法固然。蓋夜戰則敵兵雖多。我士不見。是以無怯心。而惟奮勇者勝矣。蓋多其火鼓。以爲疑兵。使敵不得測我之多。或以火鼓出敵前後左右。遠張其勢。敵必驚懼而以死士銜枚衝突。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分其前。或出其後。敵人來乘暗馘之。彼所驚懼而欲避者。爲我虛聲。彼所不見而以爲無虞者。正我必擊。策其走途。先爲之伏。以一擊十。必使無措。至於襲人城寨。尤宜昏夜。易於成功。

田單守卽墨。卒少不堪戰。乃乘燕之懈。於夜鑿地數十穴。縱壯士五千人。隨火牛後。銜枚突擊燕軍。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燕軍大駭。敗走。

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兵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燕。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暑戰

大寒大暑而興師。古人所忌。其決勝常在主兵。而主兵之決勝。又在日午以後。方此之際。官兵深入。炎暑

蒸爍。兵不解甲。流汗呻喘。勞瘁欲絕。勢必不支。凡客兵遠涉。當計其程。先據戰地。按兵靜處。以俟其至。未至以羸兵誘之。既至以輕兵擾之。令不得休且食也。直至未申。乃縱擊之。預令我士番休。則士不疲。更食則士宿飽。既佚且飽。銳氣自倍。擊彼饑疲。如迅風之掃秋葉耳。

劉錡順昌之捷。時兀朮以精兵數十萬攻之。天方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閑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從西門出戰。俄以數千人從南門出。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遂敗。

僞漢陳友諒克太平。高皇帝誘至金陵。日午伏兵幷出。擊友諒大敗。亦暑月也。勞師暑月。是豈爲宜。必不得已。寧致人而毋致於人焉。爲人所致者。彼爲主而我爲客。致之使來者。彼反爲客而我爲主。卽未角力。勝負已分。

雨戰

雨可以襲。不可以戰。冒雨疾進。攻其不備。雖戰亦襲也。天久陰雨。烽火不通。警守懈弛。潛至城下。敵必不知。邊人入寇。全恃騎射。爲雨所淋。弓膠俱解。馬經泥淖。不利馳逐。乘而擊之。可以必勝。晦雪襲人。無異於雨。交戰之法。與雨不同。極望漫漫。洞徹無隱。險阻高下。倉卒難審。苟非素習地形。則車騎之用弗堪也。當此之時、人則僵立風雪。馬亦無從得食。吾以佚待勞。以主待客。無有不勝。與暑戰同。

唐莊宗欲襲鄆州。以問諸將。時李嗣源自胡柳坡有渡河之慚。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

唐主遣之將精兵五千趨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此以雨而襲人也

嘉靖十九年寇入固原三邊總督劉天和誓諸將以矢劍徇醉師湎酒不戒致寇登陴天和召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寇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寇弓解馬蹩淖中死者相藉我兵分左右翼勇犄角強弩大砲虜奔走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此雨可利與鹵戰也

故元太尉納哈入寇遼陽都指揮葉旺、馬雲、知其將至命蓋州衞指揮吳立等嚴兵守城勿與戰虜見有備乃越蓋州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弱指揮王富、韋勝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射其驍將乃刺吾獲之虜退走以蓋州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乃移兵於河天方冰雪旺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處緣河疊冰爲城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爲城藏釘板於山中設陷馬阱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旆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竪四顧寂若無人已而鹵至砲響伏兵四起旆幟蔽天鹵駭走趨連雲島遇兵馬不能進皆陷入阱中遂大潰旺等追擊殺獲及凍死者無算納哈僅以身免

嘗觀古人當嚴冰時有用水淋城宛如良壁敵不能上者有築壘輒崩用水澆築堅如鐵石者此雖非持久計亦乘時應變之權也夫乘雨雪而襲人兵家常事所以出人不意也是宜神速不宜淹忽宜一往卽得毋不得而久攻焉久則雨雪之害俱我受之敵坐以致我矣故晉人論桓溫伐蜀以善博譬之

非必勝不博。良有以也。

風戰

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固風戰之法也。蓋風順利在攻人。故從之。風逆宜堅守。故待之。然不有風順而反敗。風逆而反勝者乎。風順而敗者。必其將帥之智勇不備。故紀律不嚴。士心不協。以致倒操其兵。授敵以柄也。風逆而勝者。眞智勇之將。見風道不利。我勢已危。率勵士心。齊致死力。大呼陷陣。出敵之背也。又或伏兵兩旁。佯退以誘。腹背擊之。或堅陣不動。潛遣一師襲敵之後。是皆用人力以奪天工。俾風爲我用也。倘若風自我後而來。便當鳴鼓奮呼。騰陵赴敵。乘機疾擊。取勝不難。敵逆風而鬬。戰塵瞇目。必不得開。我順而攻。以明攻暗。以得勢攻失勢。故沙礫晦冥。祇益吾勝矣。

契丹南下至陽城。晉軍與戰。胡騎勢全如山。諸軍皆力拒之。人馬饑渴。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渴甚。曙至風甚。契丹命鐵鷂軍下馬。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奮怒。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息。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守貞以中軍決死。馬軍擺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右廂副使樂元福曰。今軍中饑甚。若俟風回。吾屬無類。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諸軍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盛。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之。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而走。勢若崩山。

魏主伐赫連昌。次其城下。衆退。昌鼓譟而進。舒陣爲兩翼。會有風自東南來。揚沙晦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一日之間。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哉。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齊徐嗣徽南侵。建康震駭。陳霸先拒之。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陣。破之。

以上皆逆風而取勝者。苟非奮萬死以求一生。不可也。魏人分軍隱出。擊其不意。尤是奇策。至於風甚取勝。古人得天助者不少。亦無異術。故不引證。亦有值大風而兩軍皆潰者。如郭子儀史思明之戰。是時官軍無主帥。賊亦獰惡無謀故也。亦有奇功垂成。偶值大風而敵逸患深者。天人之際不可知也。

烟戰

熅烟而戰者。俾敵不知烟中之虛實。則當進而不敢進。或進而又入我之術中焉。長烟一川。萬衆咸隱。施設布置。敵總不見。有伏銳而擊。蒼茫藏丁甲之奇。有寂無一人。縹緲若歸屯之狀。有大鳴戰鼓數人。寒敵之心。而實從別道以出奇。有兵隨烟進。咫尺若千里之隔。忽不覺全師之頓至。有虛其中而分隱兩旁。俾冒烟突入者。難當夾擊之兵。有力已竭而休士整旅。俾迷而遲疑者。自失乘擊之算。有敵敗而逃。烟昏走

徑。則俘馘若取物於囊。有聚烟設疑。散烟示虛。則敵笑必肆意而進。大抵烟飄非無故之合。定詭譎以多奇。烟戰匿兵馬之形。故變幻之由我。將兵者無以此爲小故而忽之也。

張益德與張郃戰霸西間。郃佯敗。伏兵以擊。翼德知之。以草車截伏出之路。火焚車。烟迷其徑。兵不得進。益德乘勢衝郃兵。郃敗走。此使敵當進而不敢進也。

賀若弼伐陳。陳將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陳兵退走。數回。弼縱烟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趨孔範。範兵潰走。此兵力已竭。故縱烟以休士整衆也。

哥舒翰之戰崔乾祐也。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祐以草車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此以煙疑敵而從別道以出奇也。

李存勗禦契丹以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多少。存勗因鼓入戰。趨後軍起而乘之。契丹敗走。此伏銳而擊蒼茫藏丁甲之奇也。

以烟戰者。古名將不乏其事。然必覘風道之順逆。風順則烟瞇敵目。可以乘烟突擊。風逆則烟覆吾軍。須麾軍稍却。以之用奇設疑。以之自隱休士。又一道也。

分戰

合衆而戰者。兵多陣大。不利縈蹂。不利出入。於是有分擊之設焉。分擊者。少則數將。多則十餘將。將領士

卒。量衆寡爲增減。將各統士。士各隨將。人百其勇。衝入敵陣。逢人則殺。馬不留行。縱橫還擾。出而復入。以突擊爲務。而無正對之陣。如斯而已。敵兵雖衆。敵陣雖大。其陣必亂。其將必走。此法人自爲戰。可以衆擊衆。亦可以少擊衆。然惟平地可以馳突。乃宜用之。要之敵衆者未有不在平地也。

秦王苻堅。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陣以劍稍爲方圓十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梁遣裴邃伐魏。連拔其城。河間王琛拒之。憚邃威名。累月不進。魏王趨之。乃出戰。邃分兵爲四甄以待之。使將軍李祖鄰先挑戰而僞退。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大敗。

尹子奇攻睢陽。張巡俟其懈。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斬士卒五千餘人。此法宜用騎兵。蓋其攻敵疾而敵備不及。所以必勝。惟擇精壯之士。分健將領之。俾各率所部深入賊陣。此時更不望助於他人。亦不敢稍卻以就死。其勢之不得不然也。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

迭戰

迭戰者。恐其士卒之戰久而疲也。故更番進擊。更番休息。則我常有餘力。以制敵之敝。此古人坐作進退之舊法也。能循此法而用之。敵雖酣戰累日不決。而我迭戰迭息。坐餉戰士。有如平時。士之銳氣。前陣既絕。後陣復盈。竭者踵至。循環不已。其力不乏。敵雖勁強。必不能持久與我角也。若其不然。惟決勝負於一

戰之頃。敵乘我之倦。躡我之還。蹙而復之。事弗濟矣。

胡世將問吳玠所以致勝者於其弟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於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屢日不決。勝不遽進。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擾之。與之爲無窮。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嘗謂人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射。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幷用之。以分隊矢。制其騎兵。以番休更息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遠者。謂漢人弓矢能制遠。而金人弓矢近也。強者。漢人弓強。而金人弓弱也。

死戰

兵法曰。必死則生。倖生則死。是以兵家貴死戰矣。然人情誰不好生惡死。安能責人以必死也。不有曰致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故頓兵死地者。其兵不脩而戒。不得而求。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爭先登。冒白刃。絕疑慮。濺戰血。誓不還顧矣。故將於死地則示之不活。於是有破釜沈舟。於是有棄糧焚輜。於是有背水斷梁。於是有去國越境。多背城邑。所謂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絕其生路。俾士卒明知戰若不勝。必無遺類。故人人無不騰陵張膽。致死於敵也。緣是奮激所加。鋒無前對。敵雖勁。安能

當我必死之衆哉。此外有受恩感激而願效死者。孫子所謂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是也。有嚴刑重罰而不敢不死者。尉繚所謂畏我則侮敵。是也。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卽宋太祖所謂以錢千萬易一頭。是也。雖皆竭力致死之由。然終不如置之死地者。其效速而收功易。將恩威幷用。又投之無所往之地。則事無不濟矣。此必士卒精強。可責以必勝也。而後用之。不然。祇自斃耳。

白起伐楚。絕糧焚舟。項羽救楚。破釜沈舟。韓信下趙。背水爲陣。皆示之以不活也。

王鎭惡伐秦。士卒皆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內艦內。泝流而進。艦外不見有人行船。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鎭惡旣至。俟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飛逐流去。鎭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陷長安城。

郡盜李復。鼓衆爲亂。韓世忠討之。復衆數萬。世忠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其戰金人於大儀也。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戰。遂破金之鐵騎軍。擒孛也等。此悉置之死地也。

逆擊

敵人初至之勢。如猛風驟雨。我遽逆之以當其銳。與待其衰以俟其隙者不侔。必預備之嚴。先使敵不得而勝我。然後我可以策勝。其法。在敵未至之時。相便地。據險阻堅營壘。勵兵馬。激士氣。固陣勢。審戰所。何處可以扼吭。何處可以出奇。何處可以勦殺。所謂先知地形之可以戰者。勝也。至於度量機宜。因形用權。

遏其驕橫。奪其所恃。出其不意。誤其所謀。虛應變化。期在必勝。原不一道。是又難得以預籌也。倘恃勇輕敵。不擇形便。不設備禦。不堅營壘。不講奇謀。彼新至而氣盛。我僥倖而嘗試。一擲不勝。輒潰不支。誤及國家。悔無及矣。

趙奢救閼與。卷甲趨之。一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必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從之。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止。奢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夫趙奢先已增壘不進。忽一日一夜卽至者。出其不意也。夫善射者軍。禦其驕橫也。先立軍壘。堅營柵也。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相便地。且扼吭也。厚積其陣。固陣勢也。先據北山。據險阻山也。奇兵也。宜奢之勝也夫。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軍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魏公孫文懿反遼東。司馬懿往討之。次於遼水。懿盛兵多張旂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沈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以老吾師。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敵大衆在此。巢穴必空。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

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溝堅壁不戰。燧令下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併洹趨魏州。賊至。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卽焚橋。悅黨李納等踰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少衰。燧縱兵擊悅。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悅敗遁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洹、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徐達率諸將攻下元都。將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擴廓聞達兵向太原。果還軍來救。銳甚。達曰。步兵來集。輕與戰。危道也。鹵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會鹵豁鼻馬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襲之。擴廓大敗。走甘肅。山西悉平。

邀擊

邀擊者。邀諸途而擊之也。敵之志前趨。我之兵從旁出截。彼不意。彼必驚潰。若是須擇地形險阻狹隘之處。潛師密旅。忽擊其中。彼前者不能反兵救應。後者不得整旅迎戰。雖有大衆。不足恃也。蓋敵進而我逆

擊之。恐其氣盛。是用從旁阻其驕。敵退而我尾擊之。虞其有備。是用從旁取其惰。皆由別徑奇道。疾趨而進。以取勝焉。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返。子囊以爲吳兵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燕王乖圍苻丕於鄴。晉遣劉牢之救之。乖迎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津澤。爭燕輜重。乖邀擊大破之。

張郃守漢川。別督將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與張益德相距五十餘日。益德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益德逐郃。郃棄馬爬山而走。

橫擊

橫衝陷陣之兵。非將勇悍而士精銳。不可也。卽將士精勇。而非力戰。亦不可。蓋敵之陣勢雖整且堅。而我之將士既勇且奮。是以能橫擊於其中。斷敵陣而爲二也。敵陣既分。前者有返復之虞。後者無常合之勢。我之正兵復擊其前。彼之救應不能相及。未有不驚且走者。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頭城。帝出屯南塘禦之。時諸軍皆集北。中郎將劉遐、蘇峻帥精兵萬人至。帝夜見勞之。次日諸軍與賊戰未決。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

朱滔與回紇攻貝州。李抱眞、王武俊救之。距貝三十里而軍。回紇見滔。滔曰。明日願駐馬高邱觀之。爲

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眞列方陣於右。武俊引騎兵居前禦回紇。趙琳中出橫擊之。回紇、滔軍皆敗走。抱眞、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

東魏高歡侵魏。魏將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大抵橫擊之兵。總是出人不意。而得地利爲尤要。敵兵未至。先擇高而伏吾之正兵。堅陣以待。吾橫擊之兵。適當敵陣之中。兩軍既交。乘高急出。無敵能當。無陣不入矣。

夾擊

兵家夾擊。欲分其勢也。彼勢既分。其陣自弱。禦前則後不支。禦左則右不支。無所不禦。則無所能支。所以勝也。況彼之趨戰。前陣方銳。我之夾擊。無處不銳。受敵之處既多。固備之勢不密。以我之銳。擊彼無備。自應傾敗矣。且一處既敗。無處不驚。卽有一將力戰。未有見勢去而不潰走者。乘卒獵散。合勢掩之。覆之如反手耳。此用衆之法。

劉曜圍金墉。石勒救之。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命石虎以步卒攻曜中軍。石堪以精騎擊其鋒。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

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揮步騎夾擊。浮橋弔橋並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擊賊。敗之。

古來以夾擊而取勝者多。惟曹友聞禦元於蜀。分命諸將。一擊其前軍。一擊其中軍。一擊其後軍。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而竟以敗死。是不度勢不度力也。元之兵勢。逾友聞何啻十倍。分擊則愈弱。弱不敵強。理之自然。宜命諸將分部而伏。同力致死。夾擊其前。前軍既敗。中軍後軍便自奪氣。如此則蜀事尚可爲也。友聞之見不及此。而忠義矯矯。可稱將臣之良。

反擊

唐之太宗。善兵者也。常語羣臣曰。朕每觀敵陣。便知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吾強當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營後反擊之。無不摧敗。所以取勝多在於此。及觀其破竇建德、宗羅睺。皆此法。以傾其強而非弱之謂也。蓋敵勢雖強。志在前禦。我出其後。彼所不虞。因其不虞而擊之。其神搖而氣自奪。此必大軍在前。而以精銳擊後以應之也。敵既驚奔。急乘此機。疾趨而追。使其謀慮不暇。捍禦不及。自得全勝矣。

鄭人侵衛。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於介休也。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敬德等降。其戰竇建德於虎牢之東也。按兵不出。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

世民曰。可擊矣。大軍直薄其陣。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旂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十騎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敵。堅壁不戰。伺師都稍懈。遣總管梁禮將兵擊之。戰方酣。德操自以精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兵家交戰。其陣始列。朝氣方銳。防閑禦敵。總在前行。至其後陣。自謂無虞。稍爾遲留。晝氣必惰。吾之正兵張旂鳴鼓。大譟而進。吾之奇兵卷旂息鼓。潛襲其後。以之取勝。勢所必然。唐太宗之反擊。率精銳直貫其陣後。又與別帥不同。

草廬經略卷十二

首尾擊

首尾擊者。建城立壘。一在敵前。則敵腹背受敵。未有能善其後者。其說與夾擊不同。夾擊者。臨陣合勢。取勝一時。首尾擊。則令敵常分應矣。敵應前而我擊其後。敵應後而我擊其前。我力常專。敵力常分。糧道難阻。內援不通。進退維谷。所備皆急。曠日延久。情見勢詘。因而制勝。罔有不濟。第敵後之師。墮敵腹中。易爲敵陵。必據險阻堅壁。足糧餉。將智而勇。卒少而精。敵斷不得而欺我。方可成功。不然。徒委偏師於難相救之處。非計矣。

韓遂、馬超反。徐晃謂曹操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柵以殲其衷。賊可擒也。操從之。超、遂、兵力分。操以故得破超等。

劉胡據濃湖上流。與臺軍相拒。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以騎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阻塞。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湫。船必薄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軍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笑曰。我軍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旦四更風起。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劉胡乃遣兵追之。興世遂前。遣其將黃道

標帥七千舸徑取錢溪立營柵明日引兵據之劉胡來戰敗走建安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沈攸之攻濃湖以分其勢則劉胡果欲更攻興世未至聞攸之來攻還兵自救興世城乃得立濃湖粮運不通屢戰不利遂遁徐達常遇春等攻張士信之湖州僞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敵衆大敗夫遇春之於士信強弱不敵士信固不得而陵之也至若兵勢相當偏師入截其衷初至之際壘柵未固人心未定大軍亟宜頻頻挑戰綴敵相救然後腹裏之師得以徐據形便堅立城壘高張兵勢敵來連攻以除返顧之患我必奮擊速救之庶可以自堅而敵勢自屈矣休仁興世眞良籌哉

擊後

擊後與反擊雖似而實異反擊者臨戰乃出其陣後反擊也擊後者謂置壘於前敵兵來拒我潛遣偏師從間道出敵之背或焚其輜重或火其積聚或敗其別旅或劫其後營或侵其粮運輜重焚則軍窮積聚火則軍饑別旅敗則失援後營劫則氣奪粮運侵則難支我正兵乘而擊之可令莫支蓋敵既以大兵向我以爲我不能越彼而使其內顧之慮其後兵萬萬不虞我至而懈弛無備所以必勝也此出人不意掩襲一時倏出倏入而非可以持久者又與首尾擊不侔

王猛伐燕燕將慕容評率大衆拒之猛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

燕王曄懼。

苻登將魏揭飛、秦雷惡地、率氏胡。攻姚萇之李潤杏城。萇潛以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首尾不絕。見姚萇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

掩擊

掩擊者。襲其無備也。未備而掩之。則其上下必驚。士衆必亂。是兵也。潛如鬼神之無睽可窺。疾如迅雷之不及凝目。惟在乘其隙耳。過險不戒。吾掩之。卻陣未列。吾掩之。三軍方食。吾掩之。營柵未成。吾掩之。地利未得。吾掩之。師老疲敝。吾掩之。涉水半渡。吾掩之。人心怯弱。吾掩之。士衆駭惑。吾掩之。恃勝而驕。吾掩之。謀慮未定。吾掩之。上下攜貳。吾掩之。其衆方退。吾掩之。大寒大暑。吾掩之。警守未嚴。吾掩之。孤軍無援。吾掩之。枵腹待哺。吾掩之。遠來新至。吾掩之。將離士卒。吾掩之。其陣既亂。吾掩之。有此數者。疾趨而襲。罔有不克。如嚴備焉。未可以得志也。

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汵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汵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吐番尚結贊入寇而歸。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晟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旂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強敵在前。勝負之間。未可以旦夕決。與之滋久。其隙自開。觀隙而速投之。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

突擊

將謀用密。攻敵欲速。是以兵家貴突擊焉。乘人不備。邀選死士衝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衆。將必驍。士必勇。心必一。氣必銳。力必蓄。敵必近。所謂近者。敵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遠則敵既見而有備。我氣竭而難入。勢如旋風。疾若決機。或突其前。或突其脅。有進無退。使敵倉皇驚怖。無所措手。斯無堅不入。無陣不亂矣。

後魏主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郡小。志必滅之。伯玉使虜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入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召善射者射之。乃免。

金人侵襄漢。趙范、趙葵扈再興、禦之。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步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火鼓。令軍中曰。聞擂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稍下山衝。再興師果爲所乘。遂逼范軍。范擂鼓擇軍突鬬。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鄧禹之破王匡也。令軍中無妄動。賊既至營。方鼓而進。

周訪之破杜曾也。自行酒。飲精銳。勑不得妄動。俟賊至二十餘步。乃鳴鼓而進。而將士騰赴。皆得勢險節短之意。蓋敵人趨攻。其氣竭。敵至始鼓。其氣盈。以盈殲竭。自應必勝。是突擊之訣也。

制突

敵以勇力冒死之士衝突而前。志在必入。我無以待之。能保障之不亂乎。必厚集其陣。使我之勢既固。而以強弩勁弓。叢而迭射。厚甲長戈。奮死抵敵。矢如蝟集。刃若堵進。嚴其督勵。峻其刑誅。隊伍微有開合。足蹤微有退卻者。在所必戮。士卒知不可犯。是以寧死鬬毋動移。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至結車連騎。撼憑險阻。令敵衝突萬不能施。斯又在臨地制宜。預爲之備。

摹容恪擊冉閔於廉臺也。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陣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以鐵鎖聯其馬。爲方陣而前。閔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句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來擊。大破之。閔潰圍走。爲燕軍所執。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突韋叡軍。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軍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次北邙。欲使傅山陣。是險阻也。吳玠富平之戰。欲先憑土阜。是據高也。敵之來突。我若先知。制之不難。患在倉猝不虞。遂至爲其所敗。又必因我之師懈與勞、怯與飢、與地利之不利。數者能防。自無患矣。

先擊強

兵之所以先擊強者。蓋擊蛇擊首之說也。擇堅強之處。選銳以衝之。奮勇以入之。以我完力擊彼微瑕。可以逞矣。所謂瑕者。或乘其驕。或乘其懈。或乘其亂。或乘其勞。有可投焉。指麾三軍。竭力致死。期在必克。深入其陣。無不摧敗。強者既摧。餘自潰矣。苟無瑕可乘。又常觀變。豈宜妄動。

中潭之戰。賊將安太清方陣而囂。李光弼因擊之。及戰未決。光弼召諸將曰。彼強而可以破者亂也。今以亂攻亂。必無功。因問賊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請五百騎。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倫惟貞。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尾之。諸軍奮死畢入。大敗之。

劉錡守順昌。兀朮與諸步兵咸列。城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十萬。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方酷暑。敵遠來疲敝。錡故能破之。光弼乘亂。劉錡乘勞。皆投其瑕也。

先擊弱

兵有餘威奪人者。謂其乘既勝之威而薄之。則我有盡掃之勢。而彼有既褫之魄。無弗勝矣。其法在先攻其弱。弱者既破。強者可圖。我得勝而氣壯。彼孤立而失勢。然必審敵鋒之堅脆。將帥之能否。士卒之勇怯。紀律之治亂。如敵強鋒銳。將強士勇。而我又先攻其弱。無損其強。而我之戰力已疲矣。其能勝乎。

桓王既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爲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衞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衞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而敗。

夫鄭人之勝。在先擊弱。隨人之敗。病在不先弱而先強。皆足爲後事之鑑。先擊強者。謂強破弱自潰。先擊弱者。謂弱敗則強自孤。因勢而動。無容執一也。

弩

弩者。國家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所叢射之處。無對立之兵。無橫亘之陣。爭山奪險。守壘制突。非弩不可。邀射則前後不能顧。伏射則左右莫可支。吾以衆弩而共射一人。則元戎立斃。鋒前乘高守隘。萬弩蹶張。百步之內。射無不中。蓋地險則敵無所避。而處高則弩尤便用也。射之之法。當爲三迭。前發弩人。次進弩人。再次張弩人。更進更發。則矢不絕。而賊不得衝。箭鏃傅毒。及虜必死。敵雖精銳。無能當也。弩有強有弱。弱者小弩。臨敵對陣。可以爲往來之遊弩。不惟易發易張。且能使敵不見伺隙而發。發俱命中。守險制突。非強弩不可。牀子弩尤極強者。大抵弛張倏忽。敵至則矢不及發。故必有憑而後可恃以無恐。憑山憑城。憑險憑車。用強之訣。不可不知。

何無忌禦徐道覆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而死。此以邀射勝也。

魏公操兵至漢水。趙雲引兵覘賊。值操揚兵大出。追雲至營下。雲更大開門。偃旆息鼓。魏兵疑有伏。引還。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射於後。魏兵驚潰。此以弩守壘也。

韋叡之於楊大眼。是以制突也。

吳玠駐隊射。是以迭射也。

孫臏射龐涓。武侯射張郃。是伏弩也。

虞詡守武都。羌人攻之。詡令軍中引強弩不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令二十張弩共射一人。此近則必中之說也。

夫兵器惟弩易習造。固宜人工其技也。分別賞罰。試其工拙。教習數月。穿楊貫蝨。人人善弩。則人人皆兵。又可勝乎。

備邊

備邊之策。堅城壘。浚溝塹。扼險要。謹斥堠。廣偵探。多間諜。選將帥。練士卒。積粮餉。明賞罰。精器械。示恩信。開屯田。搜槳蠹。禁啓釁。茲十餘策。從古論邊者所不廢也。今世聞者。則鄙爲常談而非奇策。究竟誰能按常談而行。使無遺缺耶。即孫吳再作。非此數者不能備邊。而選將帥爲尤急。將能則舉行無遺。而邊患息

矣。天下不患有難爲之事。而患無了事之人。不患無了事之人。而患無曉事之人。平居而知某也當爲。某也當急爲。灼然洞晰其利害得失伸縮之妙。則任事而可。更與振惰補弊起廢。隱然萬里長城矣。

司馬師時。羣臣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威信遠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共守。細作易至。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覺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

祖逖鎮雍丘。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其子仕後趙者。皆聽兩屬。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

魏人侵宋北邊。何承天陳備邊之策。凡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羣鹵。三曰。纂備牛車。以載粮械。參合句連。以衛其衆。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有素習。因民所利。遵而帥之。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與優游隊伍。坐食粮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傅嘏七策。皆可以施之於邊。惟奪其肥壤。蠶食其疆。以吳晉勢不兩立故也。施之於華夷之界。一似啓釁。祖逖所行。俱籌邊至計。宜後趙疆土所以日蹙歟。何承天築城邑以抗羣鹵。扼險要也。纂備牛車以載粮械。益富強也。計丁課仗。隨所便宜。因其服習。用土著也。受國重任者。須流覽今古。參合羣謀。因時而爲之。去取斷然。舉行無務。因循何邊之不可安。而功之不可立歟。

禦戎

禦戎之法。慎無僥倖野戰。謂中國之馬力與馳射。皆非彼敵也。況以弱當強。宜據險出奇。不宜浪戰。故張睢陽、李光弼。皆卽其城下以破敵。而思明再敗。常恨其不得與光弼野戰也。善用兵者。以所長擊所短。不以所短擊所長。宜以強弩勁弓。乘城捍禦。堅壁險阻。伺隙出戰。因敵變化。慮勝而動。不角長於易地。不貪利以窮追。易地之戰。廣造戰車。制其馳突。使千乘萬乘。雜以步騎。彼進則合勢以遏其驕橫。彼退則邀擊以遮其惰歸。此守法也。亦勝算也。更練士人以佐官兵。彼其生長邊陲。其地熟諳。其性耐寒。其勇悍強鷙。蹤於客戍。皆其風土使然。且備晰彼情。洞究虛實。倘寬其徭役。予以生業。立之長卒。撫之以恩。使安居富樂。無事耕牧。則爲吾民。寇至策應。以壯聲勢。彼且欲完其家室。欲固其生業。其力戰自倍於官軍。至於招攜懷遠之略。則有可言者。彼種落原自不一。其性爭相雄長。易合易離。吾以恩信結之。詭譎間之。令其猜忌。以彼攻彼。中國之勢也。彼進不得合勢以長驅。退不得解嫌而安處。吾始可以不勞力而制之。大抵彼猶禽獸。不足深校。第宜遏之不來。不必窮兵追討。周伐玁狁。至於太原。良爲可師。秦皇漢武。外強內耗。則殷鑒也。其餘守法。具在備邊篇。

成祖文皇帝勅寧夏守臣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彼擬七月率衆至滸難河。俟冬襲阿魯台。斯言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大抵禦戎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策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漢馬續守邊。梁商移書曰。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彼之所長。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

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彼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以觀其變。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隋使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因上書曰。玷厥之千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喉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如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回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隙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善之。此以彼攻彼之說也。而聖祖之諭。則是守法。大抵中國備禦。無時可弛。牛羊布野。須懷無事之冰兢。阜蠶連天。乃獲搶攘之安樂。終日凜凜。恆如敵至。怯防勇戰。疊震無聲。斯爲得之。

平蠻

蠻人兵力固強敵。亦無遠志。卽稱兵犯順。僅亦流毒附近邊疆。肆爲抄掠。廣其境土耳。緣土官大率襲先業。飽富貴。遠慕則離巢亦遠。以兵襲之。遠大未得。而根本先傾。進退失據。自取滅亡。故雖有跳梁之圖。亦止作守戶之犬。惟恃毒弩長標。憑山依險。出沒爲寇。叛服不常。而所以致之使叛者。復緣不善馭之也。非有以長其桀驁。則有以令其危疑。用是蠢動諸巢。轉相煽惑。惟有廣恩信以示招徠。勵威武以張撻伐。順者撫之。逆者誅之。俾善惡分別。勸懲普著。麾兵進勦。須得其路徑。窮其巢穴。防其伏兵。招其諸屯。散其黨與。懸岸狹谷。線路縈迴。兵難整列。守前截後。邀擊旁擊。俾彼欲守、則所處卑隘而地不利。欲戰、則置身似

束而勢不敵。夫天陷天獄。非兵之地。南蠻之中。觸處皆是。險阨陡絕。彼必據守。宜用奇計。無與力爭。恐傷士伍。毋嗜殺以堅其守志。毋輕信以墮其詭計。毋延緩以坐困瘴疫。惟且誅且撫。威恩顯行。設奇用智。毋以蠻輕之。使既畏且悅。是平蠻之上策也。諸葛芳軌。寧非後人之所當法耶。

前五代宋時。三峽獠蠻。歲爲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於白帝城以鎮之。又以孫謙爲巴東建平太守。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糜國費。遂不受兵。至郡開布恩信。獠蠻翕然懷之。此用撫也。

韓襄毅討大藤峽。以兵十六萬人。分五路入覆其巢穴。穴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絕。直抵其上。斬峽藤斷之。名爲斷藤峽。以志武功。此用誅者也。

唐元宗時。李密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密糧盡。士卒瘴疫。十死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此延緩以坐困瘴疫者也。

宋藝祖之時。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蠻黨畏服。藝祖推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猱。又遣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恩柔意。莫不從風而靡。此且誅且撫。威恩顯行者也。

宋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等。因上元張燈。率夷人襲破梅嶺砦。四出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討之。漏據輪縛大囤其上。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

巡檢种友直所部多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遙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爰束蒜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厓嶺乃絙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寧抗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遙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此用奇以奪險者也

禦倭

禦倭之法與其阻水列陣禦之陸地不若禦之水上與其禦之內洋不若出洋遠哨禦之外洋良以水戰非其所長能據其險阨彼遷延海島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盡糧絕危可立候也矧倭跨海爲寇勢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獲爲資我用高艦巨舟加以萬衆則以大勝小以衆勝寡此戚繼光俞大猷所屢試而屢效嘗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處堅壁清野寇若登陸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資勢必饑餒我以兵綴之不輕與戰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閩廣齊遼之區延袤數省皆與寇鄰大海之中風伯爲政寇至倉卒非可恃援他處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風候之期時時警守時時偵望各處土兵時時操練雖寇來無定處而風汎有定期期至而愼猶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縱其據城得邑坐食我資急難搖動爲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無至國朝而始有太祖諭湯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年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堡

戍以固守備。和行築城海上。起登萊抵浙江。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爲兵守之。誠安邊禦侮之長策也。

廣寧伯劉江。鎭守遼東。初至。巡諸島。相形勢。請於金州衞金線島之西北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爲海濱咽喉之地。一曰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避之。翌日二千餘人。乘海舶直過堝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將士潛焚賊船。截其歸路。乃與衆約曰。旂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旂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我師進逼。環而攻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兩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有潛脫而走舶者。復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者。凱旋。諸將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勢。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賊始魚貫而來。成蛇陣。故作眞武狀以鎭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此兵家圍師必缺之意也。

平羌

今日之羌。非漢、唐、宋之羌也。自正德中。北鹵亦不剌一種。南據青海。其地南鄰松潘。北鄰甘肅。則鹵與羌

爲一矣。昔漢人西通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故彼勢遂逆。今彼據有定之巢穴。而兼以富強之種落。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伺劍外。幸而未動。是可不爲之豫籌哉。當循國初舊制。糜其爵賞。啖以茶利。推廣恩信。使諸羌內附之心益堅。計令北鹵使還故土。以杜羌鹵合勢之禍。至練兵選將。修險積糧。彈壓以威。使懾不敢動。與諸備禦之法。兵有常談。所不待言者。倘舍恩信。而第議征誅。羌急投鹵。爲患滋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後漢時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白骨相望。左馮翊梁竝。恩信招誘。羌灕滇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請降。隴右平復。後羌又亂。漢以种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人質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服。信義分明。於是羌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方境晏然。此皆恩信以馭羌者也。羌人肉食犬羊。無茶則生癰疽。多病死。而羌地非有茶者也。高皇帝乃立金牌之令。歲遣使者給以金牌。轉西蜀之茶。以賜羌人。以金牌按驗而徵其馬。羌乃如數納馬。如民間之納稅者焉。尊卑最爲得體。至今因之。

平盜

凡爲盜者。擄掠爲資。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朝。非有決機制勝。宏謨遠略也。小醜羣居。爭相雄長。勝不相讓。敗各自救。無同憂共惜之心也。其中詿誤從邪。亦非有仗節秉義者之不可誘也。倘若不加矜惜。不分首從。一概殄戮。絕其求生之路。盜以免死爲急。如吳越同舟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而其勢自固矣。蔓延

浸廣。勢益加盛。誰爲之咎乎。故盜之難平。以平盜者之失策也。須多方引誘。招勦並行。離其腹心。散其黨與。俾自相猜忌。自相妒害。俟其瓦解勢孤力窮。吾以大兵翦其負固。誅其元兇。如拾芥矣。

順帝時。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使勞問境內。蠲除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年間。賊如數悉降。及爲太山太守時。盜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服。

交趾多珍寶。前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怨叛。及賈琮爲刺史。到部。遣書告示。使各安資業。招撫荒散。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此皆以恩信平盜者也。

獻帝時。賊梁興寇擾馮翊諸縣。恐懼。欲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匿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擇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興將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此招討並行者也。

流賊劉六等。橫行北方。馬中錫、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檄諸路。劉六等經過與飲食。若欲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擄。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公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竟以是獲罪。召邊兵入討。始破之。賊趨黃州。三往來南京。如入無人之境。至通州狼山。

颶風效靈。舟覆。賊始盡殲。此絕其生路而勢亦盛者也。

定亂

三軍之亂也。而欲定之。不誅無以懲後。悉誅之適以滋亂。宜先之隱忍。藏之祕密。處之鎮靜。謀之周悉。發之疾速。從容指麾。元惡授首。萬衆貼然。斯爲善矣。蓋亂之興也。非一軍盡亂也。緣一二跋扈者。以計惑之。以危恐之。以事激之。是以偶誤相從。轉相爲鼓譟。我急投之。漫應之。無奇策以制其變。不寬假以縱其降。彼其心愈懼而謀益深。黨未離而勢愈熾。是猶抱薪救火。必不戢之事也。若其歸降請命。不戮渠魁。以警其餘。而姑息以長惡。不幾如五代之兵驕將縱。以貽患於不可言乎。

朱泚反時。田希鑒附之。泚授以節。使守涇原。及泚敗趨涇州。鑒閉門拒之。涇卒斬以降。鑒上因授鑒爲涇原節度使。李晟欲誅之。而慮其握兵。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尋托巡邊詣涇。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事畢。即還鳳翔。希鑒不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彰令英引涇原諸將至堂。晟曰。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諭衆以誅希鑒之意。皆股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獻。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而水陸之途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使。領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之。上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撫慰之。抱暉喜。泌視事賓有請屏人白事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謂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者。愼毋入關。自擇安便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虢亂者七十五人。授泌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鴆亡命不知所之。

嘉靖十二年。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是時劉源清討之。源清大張殺戮。由是叛卒益懼。郜永兵至。亂軍迎敵。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引寇入城。指宣府以爲酬。幾致不支。帝納夏言議。諭曰。叛卒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郜永、源清貪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於是以張瓚代。卒登陴憩曰。吾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主事楚人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者三十人首。獻軍門。瓚乃撫慰。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城中大定。而逮源清、郜永於獄。信乎定亂有術。不可輕也。夫駕馭無法。非激之而甘心生變。則縱之而肆意爲非。若推誠撫養。則將爲

慈父豈子弟而忍叛其親。用法無私。則將爲嚴君。豈士伍而敢背其主。恩威並用。斯亂自定耳。

居功

立功難矣。居功尤難。蓋功蓋天下者不賞。非明主之過。將臣之罪也。夫戰克之時。敵人所憚。國家所恃。有猛虎在山之勢者。而豈有自壞其萬里長城。令敵人酌酒相慶哉。良有位極而驕。勢重而肆。無居功之道。昧勇退之義。遂使從前勛業。爲誅屠葅醢之媒。何如謙恭貶損。推讓爲先。以禮律身。以忠事主。杜門謝客。拂袖言旋。身名兩全之爲愈乎。

越王句踐。用范蠡之言。卒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越以伯。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及反國。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乘輕舟浮五湖。入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張良佐漢高祖。亡秦滅項。功旣成。乃曰。家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之術。此兩人者。皆知機識遠。用意明決。故能以功名終。而其高蹤芳躅。令千載下談者猶有餘馨也。若拔劍擊柱。徑出不辭。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人臣之道哉。明哲保身。必不然矣。

跋

右草廬經略十二卷。明無名氏撰。按是書爲曾冕士廣文所藏鈔本。未知撰者何人。以書中有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云云。殆勝國人矣。卷中各分子目。其議論亦頗精審。末各援古事以證之。亦愼於持擇。其署曰草廬。無亦以諸葛自命者歟。夫爲將。運用存乎一心。霍去病且謂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孫吳古法。後人僞撰將苑、心書各種。其爲贋鼎。顯然易見。前明如唐順之。一代偉儒。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句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棍。莫不精心叩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毅然自任天下之重。倭人搆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僇力行間。轉戰淮海。積勞而殞。周櫟園書影。紀其佚事。且貽千古笑端。而況房琯劉秩之輩。迂謬僨轅者。顧狄武襄良將材。范文正且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武襄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故卽紙上之談。亦必閎攬百家。靡不融會。乃稱開濟之才。庶不致以白面書生相誚耳。昔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明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卽以顏其堂。此書視元儀所著。詳略迥殊。而目以該博。亦洵無媿色。爰付梓人。俾談兵者各有所攷焉。

道光庚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草廬經略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錢棗全）